

書香處處

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加拿大:恩福，1999。



徐濟時

一. 神學背景

溫以諾 (Enoch WAN, 下稱溫氏) 這名字在全球的華人教會中, 代表了差傳教育與宣教研究。溫氏在中國學術界也備受重視, 常在重要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突顯他的宣教學 (Missiology) 研究也引起學術界的興趣, 這是一眾華人宣教學者中少有的成就。溫氏也是活躍於西方福音信仰運動的少數華人學者之一, 他是美加兩地擁有四百會員的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EMS) 的現屆會長, 亦創辦中英雙語的 *Global Missiology* 《環球宣教學期刊》且出任主編; 溫氏也是「洛桑運動」屬下研究向散居僑民傳福音的領導成員 (Diaspora Leadership

Team) 及美國西方神學院此方面部門 (Institute of Diaspora Studies) 的主任。可以說，溫氏遊走於中西兩地的教會界和學術界，甚為活躍。

溫氏生於廣西柳州，後移居香港並成長，在美國宣道會的 Nyack College 完成大學，其後在波士頓的 Gordon-Cor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修畢神學研究碩士 (MTS)，再在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完成人類學哲學博士，論文是研究紐約唐人街移民的群動性。完成學業的溫氏，自 1978 年起一直從事差傳教育，他先回港，在建道神學院開展差傳學系；其後，往美加三間神學院領導差傳宣教的教研工作，按序是：宣道會的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2-1993)，改革宗的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3-2001) 和浸信會的 Western Seminary (2001 起至現在)。後兩學院中，溫氏職任跨文化研究 (Intercultural Studies) 教授、系主任和差傳學博士課程 (Doctor of Missiology) 主任。

溫氏雖然在教學工作和學術圈的參與，份量均重，但他仍重視「實戰」經驗，滋養他的學問。他先後在香港、紐約、溫哥華和多倫多參與植堂和全職牧會，也在澳洲、菲律賓從事宣教；他開創的博士課程，兼有由他帶領博士生從事的宣教實習，這正是發揮他的文化人類學訓練於教研中。

溫氏雖臨退休年紀，但活力不減，經常奔走全球各地地主持講座、出席會議、教學和研究。近年他更出任王永信牧師創立的大使命中心義務副會長，並聯同加州幾個推動宣教差傳的華人機構領導人，共創「華人宣教學會」(華宣)，開辦兼教授宣教學碩士課程，銳意「為華人教會培育及儲備廿一世紀普世宣教人才」(華宣使命宣言之一)。

溫氏在宣教神學上發表的論文和報告，往往結合了他的人類學知識，觀點角度常具新意，溫氏對中華宣教這領域研究多年，中英文文章散見於不同會議彙

報和學術期刊，有幸他將此等文章輯錄成書——《中色神學綱要》

(Sino-Theology: A Survey Study)，於1999年由加拿大恩福協會出版，這書約三百頁，連同詳細的中英文參考書目，乃其中文力作，能讓國人全面掌握溫氏的本色化神學方面思想。下文的研究，大多是根據該書的豐富多元材料。事實上，在溫氏的其他中英文文章中，縱未輯進該書，內容大多不離此書主要論調，足以反映《中色神學綱要》對溫氏思想的代表性。

在該書序言中，溫氏謙稱，探究「中式神學」是過於自己能力所及，他自貶一番地說：「居處華人僅數百，華文書報難求，講寫中文機會罕有，未必是中色神學倡導及執筆的理想人選，雖嫌濫竽充數，望收拋磚引玉之效。」(溫以諾，1999，頁10) 實情是，全書行文流暢，間中更出現文言風格，且在不少西學中譯的過程中，創造「新詞」，殊不易為。比較不少身處中文世界的神學工作者，溫氏的中文絕不遜色，完全具備語文上充份條件作中華神學的建設。再者，溫氏的英語優勢和在西方宣教學界的高知名度，有利於他在全球場域，推動本色化中華神學的運動。

二. 中華神學

溫以諾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修讀博士，已開始研究海外華人的族群性，即是說，他已將所修讀過的神學，移師到「唐人街」的處境進行本色化的研探，他要將福音信仰神學、文化人類學學問和中國草根文化三方面進行跨科際探索；可以想像，溫氏在那個年代所做的，有可能是前無古人、摸着石頭過河的艱巨工作。然而，沒有先行者開了路，也不會有後來者修路擴路加路；第一代的開荒路，成績不能單以質素決定，還應加上勇氣、創意、方向等作全面衡量，才是後學對開荒一代應有的態度。下文出現的評價，也是本於這個原則，先在此交代。

《中色神學綱要》的第一章，是富有中國色彩的「正名篇」。溫氏為華人與

中國人、中華文化與次文化、文化與中國文化三方面正其名，他定義的「中國文化」、「中華文化」是：「華人經數千年代代相替，以華夏中原區為核心，融聚成的傳統體系及動態複合體」（溫以諾，1999，頁 20） 溫氏進一步交代他在本書的治學方法是「整全視野（holistic perspective）及跨科際綜合式治學法（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ve approach）」。這種大格局全貌式綜合性治學進路，或許一般讀者未為熟悉，但肯定對他們是一次趣味盎然的學思旅程。

如上所言，溫氏的「中式」是涵蓋面極廣的中國文化、中華文化；至於「神學」，溫氏沿用上世紀下半葉福音派神學盛行的四分法，就是按序排成的聖經/釋經神學、歷史神學、系統神學(教義神學)和實用神學（護教學、輔導學、佈道法、差傳學、宣教學等在此範圍）。他認為：

最理想的神學研究非單憑幻覺冥想或臆測玄理，而是揉合知識與體驗，慎思與明辨，信仰與哲理等多向度（multi-directional），多層面（multi-dimensional），多處境（multi-contextual）的系統性探討。（同上，頁 24）

溫氏用上三個 multi 來解說，顯出他的神學進路，是靠近上述的實用神學一類，而這一類也是他專長的治學範圍。

這書標明是「綱要」類型書種，即大綱為主，內容為次。溫氏更用上很多圖表，作出比較性的大綱，且往往先有圖表式比較大綱，後才申論大綱中各點，令人不會迷失在其宏博的講論中；這種「按圖學習」，按溫氏的解釋是中國古人喜用的「教學法」，也是溫氏很多學術文章的特色。事實上，全書精彩之處就在這些圖表式大綱，而本文亦難以盡引，只能選取少數作示範之用。

中式、神學、綱要三者構成全書的血肉根骨。這裏要探索的，只能集中在溫氏有關中華神學的論述中，一些純文化性的論述、比較，則在此未能加以處理。

溫氏首先探討，海外華僑和傳統華人的意識形態和宗教神學，他依從一般研究這方面的學術，界定儒道佛為主流，作三方表述，在談到「神」方面，則稱：「儒家無神，儒教拜孔聖」、「道家無神，道教拜老聃等」、「佛家無神，佛教拜釋迦牟尼等」(同上，頁 28)。溫氏認定中國人擁有「無神而拜人」的獨特「神學」，他從西方定位的神學，對此予以評論：

就西方神學的架構系統及方法論而言(尤以現象派為據)，中國文化系統中並無「神學」，只有神鬼的漫談，仙靈之迷信。歷代以來，既無神學派系組織，又乏神學尊師泰斗，未見神學集會辯證，不似西方多年來以「神學」為各門學問「皇后」之傳統。...

簡而言之，中國的「天道」為人道的理想化；「天理」為人倫化的天道；拜祖是祖先靈魂神格化，儒道佛三教是孔子、老子、佛祖的神格化。(同上，頁 32)

溫氏定位的西方神學，是以歐美清教徒主義作為主流，他對美國的歷史文化認識尤深，以致他能將新教信仰(敬虔 godliness)和新教倫理(清潔 — 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刻苦、勤奮、廉儉、誠實等)，置於世俗化的沖擊並予以逐一的審視，他指出其中的改變範疇，計有：

聖約神學成為社團合約論，地方教會的民主制度原為反抗殖民政府之用，卻轉成一七七六年獨立宣言的基本民主精神，個人有權讀經解經改為反抗不容許自由競爭的專制政府，對人類墮落性情敗壞的信仰，轉用於防避暴君專制而擬憲法及設三權分立制。改革宗信仰堅持平民

有權讀經並按良知解經，其加爾文系信仰提供神學基礎，在美國成為反對神與人間在宗教儀節及聖禮中有神父等媒介、阻撓神與人間關係的任何勢力及阻力的動力，如此種種釀成美式個人主義....（同上，頁39）

經過以上分析，溫氏總結出他對華人與西人的宏觀比較，他以低處境 (Low-context)形容西人，高處境 (High-context)形容華人——如中國人視自然是有機性、天是人格化(anthropomorphism，從天子一詞反映天是父母)，人應與之連成天人合一、與天地參、天下一心等。此乃從天、地、人的全境中，各層面、各類型進行「連合」，並按「處境」(context)大小、高低、廣狹，尋覓其中的「和合」之理。（同上，頁46）這是溫氏全書的方法論。

此種「高處境」之理，應用在華人的宗教態度上，則會出現一些情況——信仰與實踐變成「綜攝主義」，神靈成為多神，真理變成相對；此理應用在宗教文化上，則會出現「按情評義」(situational justice)和任君選擇，時間運用視乎彼此關係，人際間若有衝突則托人調解，和睦相處至為重要。（同上，頁49、50）

由此而出的神學構思有別西方，就是「不重客觀分析『自然』，科學求證萬物，而是以心感通天地，以情連繫萬物...」。溫氏稱此為「關係神學構思法」(relational theologizing)，並嘗應用在此書中。（同上，頁51）因為，溫氏認定華人有一種「關係性」邏輯 (correlational logic) 的推理程式，出自五行運作、四時流轉、一情一境、一時一地，構成主客關聯的整合形態。（同上，頁53）溫氏此見，雖頗為大綱式，但能指出可供後學探索之理路。

簡言之，溫氏的「中色神學」建構，在幾大方面：中式意識形態（如恥感文化 shame-culture 而非西式罪感文化 guilt-culture）、中式思維進程（整合型而

非西式分異型)、中式研究方法(相關性及相合式 rela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而非西式的相對性及辯證式 dychnomistic and dialectical, 合模型境界觀而非西式二分型境界觀 —— nature vs nurture, religion vs science, cultural vs supracultural)。神學表達也應抹上中華色彩,如三位一體,重點在三一之間的親情;如神人關係,重點在恩約,顧及倫常道理(包括祖先神靈蔭佑的難題)而非西式只關注個人得救(涉及天使介入的困擾)。溫氏強調這門「中色神學」的特質 — 「既有別於西方神學研究,又具中國文化色彩,且適切中國人的處境及經驗」(同上,頁 58)。

「中色神學」的方法論具有幾項特色,溫氏娓娓道來:

由中國信徒(或深諳中國語言文化的非華人信徒),用中文詞彙及觀念,以三一神為對象,依聖經為根據,以中國文化為架構,探討中國人所關切的問題,將中式構思法及綜式治學法,仍能具體而科學地作神學研究,探討一切有關神人本性及受造一切的關係,其過程及結果自是與西方神學別異良多。(同上,頁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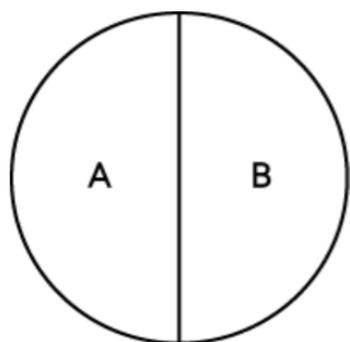
溫氏非常重視三一神觀,他認為這方面與中國傳統思想的天、地、人三才的「三界」架構,融會貫通。因此,他也用上不少「三」的形態表達其神學 — 甚至進到更具體的個案舉例,且看下表(同上,頁 221):

中式神學治學方法(三一神觀)特色		
特色	細項	個案實例
超越性 (三越特色)	超越世人理學去智	不受亞里士多德、「非此即彼」邏輯思想所制
	超越人間宗教傳統	不受儒釋道、民間宗教等所限
	超越西方神學傳統	「即此亦彼」型
融和性	完整性、均衡性、諧和性	「神恩 + 人責」倫理論,

(三和特色)	多元相輔相成論 調合東方與西方意識形態 及思維進程	「神助 + 人願」成聖論 三一神觀及模神（人擬神）論 多層面、多向度、多處境、跨科際 的研究
實用性 (三真特色)	符合聖經真理 使人與神聯繫 藉聖靈、聖經	小心解經，保存純正福音派信仰 得真生命 得真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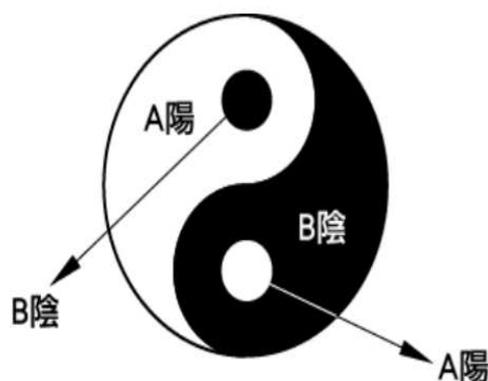
圖中提及的西式「非此即彼」和中式「既此亦彼」甚具啟發性，溫氏批評西方神學存在「思維的枷鎖」，他稱西方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出自柏拉圖的理想主義（idealism）和亞里士多德的現實主義（realism），自此形成「非此即彼」二分法「非矛盾邏輯」，掀起日後西方很多的神學爭論（如基督論的神人二性二分法，改革宗的因信稱義與天主教的信心外加功德、加爾文派的神預定與亞米尼派的人選擇、基要派的個人福音與新派的社會福音等）。溫氏稱這些為「二分型的神學思維方式」，是為「非此即彼」二分型，有別於東方的「既此亦彼」型。溫氏以圖例形容兩者分別（同上，頁 93-95）：

圖一



A 非 B、B 非 A

圖二



太極圖：A（陽）中有 B（陰）、B（陰）中含 A（陽）

溫氏解說：「陰陽二元相輔相成，有助華人接納三一神論中之『親情神學』」

(即聖父、聖子、聖靈三位間之合同契合，愛中融合，相輔相成之完美境界)。」
(同上，頁 93)

自 2006 年起，溫氏將三一神觀和親情關係合成一種關係神學，他取名關係性實體 (relational realism) 作代模，展示構思。溫氏為該名稱下一神學定義：系統性理解 — 真實(reality)先在乎神與受造物垂直關係，其次是受造物之間的橫切關係。(Enoch Wan, 2006, P.1) 他稱在三一神 (父、子、靈) 和人類 (男、女) 之中，關係 (relationship) 是最重要的本性。(同上，P.2)

溫氏後來進一步說，福音派對關係有一種避諱，因面對存在主義的哲學、巴特新正統神學的關係性啟示觀和靈恩派的與聖靈關係性經驗，皆感到不安，遂將信仰的關係性教義看輕，反而高舉理性體系 (rational schemas)和科學定律 (scientific formulae)。溫氏感歎於西方基督教往往將關係視為低層次的手段，而非目的。(Enoch Wan, 2008, P.1) 他認為：人類一切知識的源頭是關係 (人有神的形像，表示人在與神關係下受造才尋求知識)，基督教教義的主調是關係(三一神從愛的關係中差派世上，父生子、父子合差靈)。(同上，P.2)

對於當前神學潮流，溫氏樂於吸納，他認同特殊啟示多是敘事式，乃描述某些神人關係。過往的西方神學，卻偏向從語意底範疇建立抽象性命題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of abstract proposition)，因而令關係性真理 (relational reality) 有所疏失。(同上，P4)

溫氏銳意建構某種關係神學，迎合重視關係的華人世界，令人期待。

溫氏以三一神學為基礎建構「中色神道論」之外，亦構作「中色人道論」，就是從對神的認識去了解人 (又可稱為「擬神法」或「模神」theo-morphism)，

與西色的從人性去了解神性的「擬人法」，取向相反。溫氏認為基於人是按神形像而造，從認識神去瞭解人，既合理又合真理。（同上，頁 101）正如孟子的四端心、性本善說法，墨子的兼愛理論，都能佐證「人模神」。此一種以神為中心的取向，確是另一條神學路，可啟迪中式思維。

人類犯罪帶來上帝救恩，對溫氏來說，亦可發展「中色救恩論」——從三一神彼此互愛的「親情神學」出發，世人蒙救贖的重點落在恩典與慈愛（不像西方傳統強調罪惡與害怕下人接受救恩），突顯「恩情神學」，以配合關係至上的華人心理。（同上，頁 117-133）蒙救的人成為教會，聖徒相通相愛生活，對中國人而言，以「家庭神學」表達最為恰當。誠然，信徒更要學習「家庭延伸神學」，擴充親屬家庭的觀念至超越種族、地域、時代、文化而達致「天下一家」（即由地方教會擴展至普世教會）。（同上，頁 164-200）溫氏強調這種結合親情、恩情、家庭的神學進路，是建立中國信徒靈命的關鍵。若這三層面的靈命觀，深入紮根信徒生命，則信徒就有能力抗衡文化，甚至改造負面文化，並善用正面文化，領人歸主。（同上，頁 214-216）

溫氏這一套「中色神學」，縱然只是「綱要」，但在很多方面已進入實質性「內容」的建構，而且這項中色神學工程比傳統西方的系統神學，圖則更宏大，氣魄更偉大，是值得後進齊心合力、互相配搭作成的工。溫氏在全書總結部份，為其「中色神學」作如此定位和評論：

本書的跨科際綜合處理法，其凝聚力，與早期從事本色神學探討的華人學者（如吳雷川、趙紫宸、謝扶雅...等）及近期學人的努力（如楊牧谷的「復和神學」、丘恩處的「新時代華人神學」、夏雨人的「中國本色化神學」、梁燕城的「燕客俠情」及「會通與轉化」、章力生的「本土神學」、遠志明的「老子 vs 聖經」、何世明的「融貫神學」...等），

相對而言，其凝聚合模性較強。... 從三一神觀引申出的中色神觀，從「模神論」引申出中色人觀，有同異之分，卻又見先後次序，且涵蓋西方傳統神學的神觀、人觀、救恩觀、成聖觀、來世觀...等要項（同上，頁 217）

謹列出溫氏精製的「中色神學綱要圖」，讓讀者領略他這一套以三一神學為基礎的神學，如何在消極方面「除五舊」、在積極方面「求三通」，搭建一個大神學架式（同上，頁 62-76）——

中色神學綱要圖（溫以諾，1999，頁 77）

特色	細項	個案實例
除五舊	除舊崇洋	三一神論
	除舊論調	中西文化一源論
		尊儒論
	除舊方法	獨儒論
		「類似」作為「等同」
	除舊偏見	否定中色神學可行性
除舊陋習	相斥論及融貫論	
求三通	通真道	忠於聖經：謹慎解經
		順從聖子：尊崇基督
		堅守信仰：不妥協、守真道
	通靈命	三一真神：親情神學
		信徒蒙救：恩情神學
		信徒相通：家庭神學
		認清障礙阻困：(消極)
綜攝混雜 —— 通真道		
精靈祖宗崇拜 —— 通靈命		
處境化公義 —— 天國神學論		
	內聖外王、自力更新 —— 境界神學論	

通文化	善用橋樑通道：(積極) 恥感文化 —— 榮辱救恩論 關係至上 —— 復和神學論 高處境、顧關係 —— 家庭神學論及家庭延伸神學論 二元相輔相成論及三界互通說 —— 三一神論 天理良心啓示論 —— 普通啓示，責難推卸 天人合一聖經論 —— 特殊啓示，聖經無誤 天一合一釋經論 —— 聖靈重生信徒，開啓領悟 天人合一基督論 —— 道成肉身 人道合一救恩論 —— 罪人得救 人靈合一成聖論 —— 得勝得賞，信徒成聖
-----	--

三. 福音神學

溫以諾對福音神學的緊守，是無庸置疑的，他既為現任的 EMS 會長，此會與北美的福音派代表性神學組織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ETS) 關係密切。當然，北美的福音主義者也有寬濶的神學光譜，從保守到前衛的人士都存在，並且互相影響。溫氏身為領導成員及宣教學家，護教意識敏銳無可避免；他一方面對西方傳統神學有不少批評與諫言，另一方面對中國本色神學家亦直率表態，例如：他認為其歌頓神學院先師章力生「對『本土神學』的概念具有偏見，誤以之與『新派信仰』等同，遂竭力批判」（溫以諾，1999，頁 66）；此外，他認為提出「融貫神學」的何世明「是學者型的『折衷論』實行者，未能做到『通真道』的境地」。(同上，頁 69-73)

溫氏似對何氏理論有一番研究，他稱《中色神學綱要》「本書所有的研究，均以能『通真道』為首要條件及原則，以免重蹈何氏的覆轍」（同上，頁 73）。誠然，何氏的立論是否如溫氏所說，或待有此興趣的研究者判斷，但從溫氏評議中，折射出他一再強調：「以聖經真道為根據的福音信仰」（同上，頁 72），「若要『通真道』，應以聖經為據，不斷章取義」（同上，頁 73）。溫氏在評論何氏所引經文中，亦作出他的解經；這種回歸聖經所言，正是福音神學的核心價值，溫

氏對聖經的執着，是不容懷疑的。

溫氏的福音神學，另一項比聖經論更多談的，就是三一神論，因為聖經作為啓示也是要回歸神的本體。他如此解說：「三一真神內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彼此間的完美親情（約 17），三位間相交、相親、相愛，是創造世界及拯救人類的動機及基礎，亦為人世間美好親情的源頭及典範。」（同上，頁 61 註）

溫氏從教會歷史討論三一神論，正反兩面詳加研究，竭力保持這一道統。他以三角形例釋三一觀：各端為聖父（上端）、聖子和聖靈（下兩端），而三角形中心點是神，神與三者連線以「是」表達彼此關係，即聖父是神、聖子是神、聖靈是神；聖父聖子聖靈亦連線以「不是」表達成為聖父不是聖靈聖子；聖子不是聖父聖靈、聖靈不是聖父聖子；三角形原有的三邊則以「一體」稱，三端內角以「三位」稱。（同上，頁 83）溫氏進一步說：

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神，不但有「一神獨特性」、「三位豐滿性」，更有「一體超越性」。所謂「一體」（希臘文 *mia ousia*，拉丁文 *una substantia*，實質）是指聖父、聖子、聖靈共享超越的神性，彼此是同尊、同權、同榮。（同上，頁 87）

溫氏更將「一體超越性」與別異宗教、異端邪說及左門右道作比較，並預告將在其新作《差傳神學：實用三一神學論》，對此方面詳加解說。

最後必須提及的，是福音神學所重視的宣教神學，此方面是溫氏的「老本行」，理論和「實戰」都是他關心的，尤其是在華人宣教歷史中所顯示的深層次問題，他都著力研究。

他認為過去華人的神學，多受西方神學的方法影響，沿用「非此即彼」二分法作神學思考，而他認為自己對文化的重新詮釋——

有助對華人信徒在差傳理論與方法論，進行反思及反省。我們應摒棄西方神學的思考模式，採用符合華人文化之「既此亦彼」相合型之方法去處理華人差傳理論與實踐的課題。從這個基礎出發，則可避免重蹈西方差傳歷史上的錯誤。(同上，頁 185)

溫氏呼籲同道在華人神學的發展上，更多反思因應宣教而急待開展的課題，包括神學本色化、處境化、本土關連化，還有中國文化基督化、中國基督化、中國神學的處境化等(同上，頁 186)，此外，他更從七大方面總結差傳神學的前景：

1. 顯示差傳的整全性，如同三一真神的計劃安排。
2. 防止信徒流入兩種極端：過度強調「揀選」(hyper-Calvinism)或「泛救論」(universalism)。
3. 協助信徒防止陷入麥蓋文(即現代教會增長學始創者 Church Growth School of Missiology)之誤：將「門徒訓練」(discipling)與信徒的成長，疏隔開來。
4. 防止信徒陷入差傳或世俗化的圈子，過度強調世俗化的主見——差傳的成就，不應單以數量統計為準。
5. 鼓勵差傳工作人員，多倚靠神。少作商業式推銷運作，販賣福音(marketing the Gospel)。
6. 在「宗教對談」(Interfaith dialogue)法之外，提供了另一途徑。
7. 避免將本地佈道與海外差傳作二分法及對立起來，不致犯顧此失彼，輕此重彼的毛病。(同上，頁 194)

溫氏的寫作非常強調「正派」，且喜歡「批判」，對福音神學的基要道理，堅信不移。他深信他的「中色神學」構建，從思考方法上擺脫了西方神學中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影子，從華人歸主上去除了忘祖背宗的洋教味道。

「中色神學」以聖經啓示為基礎、三一神論為根據，合乎正統信仰，而且具體實用——除五舊、求三通。溫氏認為更有意義的是，此一神學「雖有神學構思的新意（如「模神論」、「三界互通」...等），全無信仰立場的新意（合乎信仰團體 *community of faith* 的正統 *orthodoxy*，而不流於新派信仰、極端或異端）。」（同上，頁 219）溫氏這一種構思有新意、立場無創意的基調，實實在在貫徹在他的神學系統中，自成一派。

四. 中華福音神學上貢獻

《中式神學綱要》是一本強勢出擊的作品，是一項本色神學具體化的嘗試，是溫以諾經年寫作思考的結晶。該書是結集他上世紀曾經發表的論文為主要內容，難免出現一些重覆性，若在編輯上作些修剪，則形態更美，內容更易掌握，對一般讀者更有吸引力，有助於擴展他在這方面的貢獻，謹此寄語一提。

在華人日漸強大的神學工作群體中，不同的學者群在新世紀努力創作，不再是只有譯作。這一天下大局中，聖經科學者最為強大（由華人寫的註釋書之多，可見一斑），神學科學者遠居次席，實踐科學者敬陪末席（不計軟性作品如靈修、婚姻、生活等）。溫氏的貢獻，是在實踐科的文化、差傳、佈道、護教幾方面，結合神學科的教義歷史、宗教哲學、三一神論幾方面，成就一本「包羅萬有」的神學通識並富深度的獨特作品。

溫氏行文精煉，表述濃縮，若能加以引申演繹，必能成為一本中色系統神

學的上佳教科書，讓新一代神學生可以接觸到非西方形態的系統神學，以致在本色神學上可以啟發更多後學接力而上。溫氏對其「中色神學」的前景，抱持樂觀，且認為其所作的，對西方神學也是回饋——

為著億萬同胞福音的需要，...栽培成長中各處的華人教會，中色神學的研究及推廣，是華人信徒領袖責無旁貸的。能將中色神學的著作作用多國文字出版，與外國學者交流切磋，必能向國際的神學研究有所貢獻。(同上，頁 223)

溫氏雖然在海外（美加）前後幾十年，亦在三間保守信仰的西人神學院長年任教，但他不甘於只是跟隨外國的學風，追逐西方的學思；相反，他多番強調華人神學要「摒棄西方神學的思考模式」，特別是其二分法導致的「靈與體的救贖之分離，社會服務與福音之分離，聖經與社會之分離，個人與家庭得救之分離，屬靈與屬世的分離等，皆應摒棄。」(陳惠文，2000，頁 14)

溫氏對神學改革的大聲疾呼，對一些眷戀西方學問的華人神學院同道，確是一大提醒。溫氏將不少神學界象牙塔式研究，拉進中國大量「未得之民」處境中，呼籲我們在中華世界從事神學工作沒有「奢侈」的空間，因為炎黃子孫仍是普世最多未得福音之民，神學研究仍須關注佈道果效。溫氏之言，誠為華人教會邁向安逸化、內聚化、數字化的金石良言。

2010 年 10 月在南非舉行的國際性第三屆洛桑會議，溫氏是其中幾位華人核心成員。身為「聚散宣教學領導團」的他，負責向散居民族（Diaspora）宣教的項目，協助大會制定未來全球各地僑居人士宣教策略，以他廣博的學識及中國經驗，貢獻全球教會。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45 期，2016 年 7 月

(本文原刊於：梁燕城、徐濟時。《中國文化處境的神學反思》。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2012 (頁 172-頁 189。承蒙徐濟時教授允准轉載，謹此致謝！)